

◆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②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六冊

錢 穆 著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九) 目次

一	現代中國思潮·····	一
二	現代中國之思想界·····	一一
三	維新與守舊——民國七十年來學術思想之簡述·····	一九
四	學術傳統與時代潮流·····	四一
五	治統與道統——從中國文化看國父與故總統孫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	五五
六	精神與物質·····	六七
七	中國學術與中國文化·····	七七
八	從中國社會看中國文化·····	八五

九	中國文化之特性	一〇三
	〔附〕 亞洲學者會議開幕致辭	一一三
	〔附〕 亞洲學者會議閉幕致辭	一一七
一〇	東西文化之一種比較觀	一二一
一一	東方歷史文化與現代世界	一三一
一二	中國傳統文化之潛力	一三九
一三	中華民族之前途	一五五
一四	續論中華民族之前途	一七三
一五	縱論民族之前途	一九一
一六	柳詒徵	一九九
一七	錢基博	二一一
一八	談閩學——壽語堂先生八十	二二三
一九	憶湯錫予先生	二三五

二〇	旁觀者言·····	二四三
二一	復張君勸論儒家哲學復興方案書·····	二五一
二二	關於中西文學對比——敬答梁實秋先生·····	二五三
二三	評夏曾佑中國古代史·····	二七九
二四	中國六十年之史學序·····	二九三
二五	張曉峯黨史概要序·····	三〇一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九）

現代中國思潮

一

「變」是宇宙間一常態。上自星辰，下至地球上有生無生，時時處處物物皆在變之中。無一時無一處無一物而不變。亦可謂時間即是一變，宇宙間只要時間存在，即是變之存在。人類至少在地球上一切物中最易變。五十萬年乃至一百萬年以上之原始人類，尚與其他獸類無大相異，其變亦尙少。下至一萬年來進入歷史文化之人類，始與其他獸類不同。於自然之變之外，又增入了人類自身好變求變的一分人爲之變，而其爲變乃始甚。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人類日常處於變之中，乃多苦於不識變。嬰孩最易

變，而嬰孩不自知。少壯亦多變，而少壯亦不自知。然此尚以自然之變爲多。進入中年，人爲之變紛起迭乘，亦使人不易知。抑且人爲之變，依然在自然之變之內。既不能違背自然之變以爲變，又不能脫離自然之變而自爲變，而又好變求變，不肯一依自然之變，必增入人爲以爲變。人類種種得失禍福，胥由此起。

故人不憂不變，當求知變，知如何以爲變。首當知先事備變，次當知隨事應變，進而當知導變防變。猶如防水，須防其橫斜雜出，泛濫無歸以爲害；又當導之有道，使之循行安流以爲利。人之求變，本爲功利，然亦必變之有道。道義之與功利，若相反，實相成，其事更不爲人所易知。

二

近代國人，每怪己之不能變。實則此一百年來，爲變已甚。今日大陸，已變至驚心動魄、水深火熱，成爲人類稀邁之浩劫。此皆由百年來國人好變求變心切，而又導變無方，遂以至此。最先康有爲倡言變，其言曰：「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不知凡變必經一段時間過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揠苗助長而苗槁矣。」老子曰：「飄風驟雨不

終朝。」此皆戒人勿求速變。變之後，又必有繼續。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從小處變，其果必大。從大處變，其變難繼。盈天地間，亦無一事物可全變。

乃不幸近百年來，康氏之說，竟成爲吾國人一共同心理。康氏本僅言變法，繼起而有民初之「新文化運動」。最先爲推行白話文。此變若不大，然只推行三十、五十年，俾可使國人漸不能讀百年前古書，可使國人對百年前古書無興趣，僅贖少數人抱殘守缺。則中國舊文化，到時亦將不打自倒，不推自翻。既已不絕如縷，便可暫置於不論不議之列。然而仍不足以滿足當時國人好變求變之心情，於是又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如是則中國古書，十八九當束高閣，無人理會。然而亦仍不足以滿足當時國人好變求變之心情，於是又有「線裝書扔毛廁」之口號。猶不足，則繼之以「廢止漢字」之主張。果若此，康氏之「速變」、「全變」，當可謂已完全達成。所遺留不變者則只是中國人之膚色形貌軀殼而止。是豈不可怕之甚乎？

然而猶不足以滿足當時人心情，於是乃有共產主義之繼起。因新文化運動，似乎只針對少數智識分子，針對歷古相傳之學術思想，多藏在故紙堆中。只求在此等處變，其變尙緩尙小。乃轉移目光，朝向當前社會大眾一切現實生活而作一番急劇之推翻與打倒。其間如陳獨秀，乃由白話文運動一轉身而唱爲新文化運動，又一躍而轉進爲共產主義之運動。可徵此三者，實乃一氣相

承；但非如長江大河之循流以達海，乃如洪流橫溢之終於陸沉。而肇其端者，則實爲康氏。康氏從事保皇復辟，其政治生涯已失敗。而其「速變」、「全變」之思想影響，則不僅存在，抑且變而益厲。即如其所爲之大同書，其設想之不顧現實，怪誕離奇，惟求一變故常以爲快者，較之共產主義，實尙遠在其前。果使國人只知好變、求變，只望速變、全變，則康氏此書之所期望終必實現；而其爲掃蕩毀滅者，又何止如今日！

三

試旁觀吾近鄰日本。明治維新，乃以天皇萬世之一統政府而圖謀富強，俾獲自衛自保。此在當時亦本不作大變。舊風俗、舊文物、舊信仰、舊傳統，日本之所以爲日本者固一切自若。其所以易於有成者亦在此。然而移步換形，變不易知，轉瞬違其初衷，慕效西方帝國主義，進而爲無限之侵略，乃終至於一敗墮地。而經此大挫折，一時人心茫然，不知所歸向，惟從產業經濟之類垣殘壁中暫謀棲庇。其意初若無他求，乃亦幸獲成功。然以此較之明治維新，則日本此不到二十年來之所變實遠爲速而大。社會根本，傳統基礎，亦已無不隨而變。其前途之可憂，將斷不在上

次挫敗之下。舉此爲例，可見變之非難，而知變之實難。惟知變乃始能明變、應變、備變、防變，而善導其變。此則非少數具大智慧大修養人不足以勝任。明治維新，只因其是由少數領導多數，故得成功。而今日之日本，乃成爲一多數無領導之社會。不論在政治上、思想上，苟非有少數人領導，則多數無領導人只在不知不識中求變，其變自會加速日大，而終至於無前途。

抑且變必求其成。莊子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之美惡，在事前亦非多數能知。多數則只求速，只求易，只在可見處求，乃易集中注意在物質經濟上。如人穿一新衣，住進一新屋，其人則依然故我，並不遽變爲一新人。但多數只求變衣變屋，以爲如此則己之爲人亦已變。殊不知深一層言之，衣屋之變尙微，在衣屋未變之先，而其人只在衣屋上求變，則其人之本身早已變。心胸變而日陋，品格變而日卑，而其人苦於不自知。今日日本之物質經濟，已遠勝於明治維新時代，其事人人易知。然若論今日日本全國人之心胸品格，以與明治時代相比，孰勝孰劣，孰進孰退，則非少數具有深識人莫能辨。

以此回視吾中國，當時爲求應變，亦且非可不變。但日本地狹民寡，歷史短，爲變易。中國地大民眾，歷史長，爲變難。而當時之滿清政權，又爲一切求變之障礙，非排滿即難變。然亦因此而使兩千年來我之傳統政治亦隨而變。故中國之辛亥革命，較之日本之明治維新，其變已遠爲

速而大。揣之當時中山先生之意，似乎認爲清政權已倒，革命事業即暫可告一段落，故乃毅然讓位，推袁世凱出任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並願以在野身分，從事全國造路植樹。其意若謂如此庶使政局暫臻安定，可由急變轉回到緩變。而不幸其意乃不爲當時多數人所瞭解，總統制、內閣制爭議日烈，引生出宋教仁事件，於是國內重趨分裂，中山先生乃不得不再起領導革命。但窺中山之意，似乎始終一貫仍主緩變。故三民主義之最先，即爲民族主義。其時新文化運動既已甚囂塵上，但中山先生則顯然在民族傳統文化上不主變。其次民權主義，權在民而能在政，多採傳統政治意義，不偏主服從多數，則其爲變亦緩。至於民生主義，在求調和資本自由與共產極權兩者之間，其意亦不務求速變。即論其「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階層，亦明顯預留一段時間經過，可資爲變過程之斟酌。中山先生手創民國，可謂已製造了中國歷史上創古未有一大變。但在此一百年來之中國時代思潮裏，實惟中山先生，不主速變全變，而始終抱持一種緩變漸變之穩健意態，可懸爲此後國人一極值鄭重深慮之教訓。

四

繼此當略論中西文化比較。近代國人好變求變，顯受西方影響。但中國歷史非不變，抑且隨時逐步有變。而近代國人心理，則若自秦以下兩千年，總是一帝王在上，孔子儒家在下，認為永無變。慎細按之史實，其實決非如此。但中國歷史儘變，並不會變像西方。此亦如西方歷史儘變，亦未曾變像中國。此乃雙方文化精神與文化體系之不同。大抵西方所變，更重在外面物質上。而中國人言變，則重在人生內心精神上。故中國人好言「全體」，好言「根本」，好言「及時奮起，即知即行」。此從人心精神、人品德性上言變則宜如此。古人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不在一念之間而已速變、全變？康有為弟子梁啟超，每謂「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此尚不失中國人傳統言變所重之義。但人格之變與世事之變，對象不同。西方人言變，則是另一套。羅馬帝國已覆亡，文藝復興已過去，但此兩大變之物質遺跡，則依然存在。近代意大利，因受此兩時代物質遺跡之重大拘束與壓迫，再翻不過身，再抬不起頭。法國革命亦已過去，但拿破崙凱旋門依然矗立，為巴黎全市作中心，其影響亦直透進現代法國人心靈中而無可洗剔。西方人言政體，神權、王權、民權，逐步演進；但倫敦西敏寺、白金漢宮與英國國會比肩並存。就其物質建設之已成形勢言，極難想像其此下之如何為變。美國在新大陸赤地興起，為時僅四百年；其獨立成國，不過兩百年；但其物質建設方面，亦已趨定形。如華盛頓、紐約諸大

都市之規模，乃及其全國之高速公路網等種種形勢，亦復難有大變。故言西方歷史精神，主要正表現在其物質建設上。其生命精神，則亦同樣受物質之支撐。因此當前阿刺伯石油漲價，便已幾可扼殺西方之生機。此乃西方文化向前演變一條大路。而中國文化傳統則不然。中國歷代，未嘗不有變，但變之主要每在人，不在物。中國聖哲又明主人之爲變，貴能脫出外面物質條件之種種拘束壓迫而爲變。故如長安、洛陽，其成爲國家中心者已近兩千年，而一旦破壞，並不妨害了中國文化傳統之續進續變。西方則大不然。古羅馬人已無蹤影，而其鬪獸場則仍未全塌。耶穌十字架精神可以迷失，而梵蒂岡建築仍完好保留。返視中國，如曲阜之闕里、孔林，以物質建設言，僅堪供憑弔，不足資觀瞻；但孔子精神，則長在中國人心中，深不可拔。舉此爲例，可證東西雙方文化演變一大不同。

惟其西方人之文化生命，乃寄放在物質上。而物質建設，則必賴羣眾之通力而合作。求羣眾之通力而合作，則必待有組織。羣眾在此集體組織之下，則惟知求解放與自由。即如近代西方資本社會之工商企業，何一不待多數羣眾參加？在先是少數指揮多數，逐步演變，可轉換爲多數挾制少數。若緩變、漸變，則有如大罷工。若速變、全變，則成爲共產主義之階級鬪爭。所不幸者，多數羣眾每每不知變，而又急求變。此則變之前途，終將爲人所不知。在自然之變中忽然變

有人，人固茫然不知，此猶可說。在人爲之變中，而變起於多數，亦復茫然不知其所變，則其後果必可慮。就多數言，其所欲變者，必在外面物質上；乃不知其所變之必一一回向於人之內心。變人心而無明確之領導，則必爲人類前途一大危機。

五

中國人言變，主要更重在變人，而不重在變物。欲求其人之變，則必待其人之自由，必待其人能不受外面種種物質條件之拘束與壓迫。如舜與周公，同爲一孝子，然此兩人之生活環境乃絕不同。即以舜與周公爲例，可知每一人各得自由成爲一孝子。故中國古人主要在求變人之德性。德性變，斯一切事業與功利亦隨而變。若只重外面物質建設與功利事業，則臺灣人亦儘可深入地開發，一如美國人之西部開發然。豈不亦可逞心如意，造成臺灣一大變？然在臺灣，乃挺生一吳鳳。吳鳳之殺身成仁，則在其一念間。斯志一立，吳鳳亦即成爲千古人物。如此始爲速變、全變，而亦人人可能。亦由此乃使臺灣山地人不與美國西部紅印度人同一命運；而臺灣之山地開發，則不過緩以待之，其事固可漸變以至。故知如康有爲之主張速變、全變，一若其事可即在眼

前當下，此亦仍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所理想。惟當切就人之內心言，不當轉向外面物質言。孔子曰：「爲仁由己」，中山先生言：「革命須先革心」，即以吳鳳其人言之，其義豈不彰著甚顯？孔子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語大爲今日國人所詬病。其實中山先生亦言「知難行易」，正亦與孔子語同一意義。蓋指人事一切變，皆從內心深微處起，其意義乃不爲多數羣眾所易瞭解也。故使今日國人，苟對自己傳統文化精義，不能有更深一層之認識；則恐即如對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與其一切訓言，亦終無可有深入之發明。而止望多數人在目前物質上求變，則亦惟有求緩求漸，庶可減少此下不可逆料之危機。此則只觀六十年來之民國史，乃及當前世界情況，亦可約略窺見其消息也。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三十日臺灣中華日報副刊）